

王彪★ 著

血与火、情与恨，历史舞台上，
有人凄惨落幕，有人还在继续表演……

泣血 关东

关东大地 民风剽悍

他身怀绝技，呼啸于山林之间，猎杀无数倭寇，令敌人闻风丧胆，
然而铁骨铮铮的汉子，面对两个以身相许，
又万般柔情的女子，他该如何选择？

王彪 ★ 著



关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泣血关东/王彪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5104-0521-1

I. 泣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0488 号

泣血关东

作 者: 王 彪

责任编辑: 梁小玲 张铁成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 //www.nwp.cn

http: //www.newworld - press.com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×1092 1/16

字数: 430 千字 印张: 28

版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0521-1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故事大纲

关东多传奇。

伪满时期，陈家大院老掌柜陈福的二儿子陈占全娶亲时，媳妇被日本人杀死。后来占全为了报仇，与父亲决裂，参加了抗联。

陈福的义子山虎，本与其女儿玲子相恋，但陈福为巴结日本人，把玲子许给商会会长宋少彬，宋虽对玲子不错，却不能生育，后玲子与山虎偷情，生下一子。这期间，还有个叫小白毛的姑娘暗恋山虎，自山虎跳上马背，小白毛始终跟随着山虎，生死不离。

山虎掩去真实姓名，利用“滚地龙”的名号，神出鬼没，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
日本战败，宋少彬死前，把玲子托付给山虎。山虎深爱这两个女人，这两个女人，也为深爱着同一个男人，相处得如亲姐妹一般。三人共同抚养着明里是宋少彬的儿子，其实是山虎与玲子的骨肉。

国民党败退，占全已是解放军的团长，但他与父亲划清界限，这让其妹玲子很是伤心，在父亲死时，玲子骂走了哥哥。

占全虽敬重山虎，却利用山虎，将还盘踞在山林中，曾与山虎有八拜之交的土匪头子镇三山，骗下山后，把镇三山枪毙。山虎为此悲恸欲绝，并从此与占全断绝往来。

斗转星移，“文革”来到，占全已是某军分区司令。而山虎却被造反派以土匪罪名抓起来。为救心爱的人，玲子把儿子送走，与小白毛，不顾生死，救出山虎，在一天夜里，三人隐入山林，从此杳无音信……

关东五月，春末夏初。

往常这个季节该是庄稼人最忙碌的时候，不用说别的，只看那片片的田地，阳光下，一家家，一户户，挥锹动镐，牵牛扶犁，人欢马叫。午间，女人把饭菜送到地头儿，人们围坐着，狼吞虎咽，吃饱喝足，稍息一会儿，又开始劳作。从天蒙蒙亮到日落西山，直至星斗再现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。

庄稼人虽然劳累，并无抱怨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没有春天的耕种，便没有秋天的收获，而没有收获的日子，那将意味着生命的终结。所以他们盼着春天，更期望着秋天，一日日，一年年，他们就是在这种祈盼中度过。

然而，自打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尤其是成立了满洲国，老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，城里被日本鬼子折腾得鸡犬不宁，乡下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庄稼人除了向东家交地租，还要给日本人纳“出荷粮”。平日出入也受到了限制，就说八里屯的人吧，逢大集去县里，稍不留神就被日本宪兵和警察踢打一顿，若忘带了“良民证”，轻者关进“浮浪营”，倒霉的被送到县城“矫正辅导院”，那是鬼门关，有去无回啊。为此，人们很少去赶集了。可是居家过日子也不能不出门儿，譬如串亲戚或到林子里伐木头，采山货，这也得躲着日本讨伐队和伪靖安军，要不然被抓住了，说你是私通抗联的反满抗日分子，就地枪毙。气得人们常常私下聚在一起抱怨满洲国，暗地里咒骂日本人。

“妈拉巴子，你说这个康德皇帝是不是中国人啊？把咱整得喘不过气来，他舒坦咋地？”

“让我看啊，他八成和小日本子串种了，要不能和他们穿一条连裆裤？”

“你听说没？前些天小日本子在磨盘山又挨捧了，死了好几十人。”

“打得好！我要是倒退二十年，非操起洋炮和小日本子干不可。”

“小点声，当心传到日本人耳朵里。”

“怕啥儿？大不了……”

喊的人虽这么说，声音却低下八度，他心里也明白，这年头还是少惹麻烦好。

“小鬼子老这么闹腾，咱庄稼人的日子可咋过呀？”

“咋过不也得过，大江没盖儿，要不你跳去？”

“你他妈的少放驴杆儿屁，我要是跳也得把你老婆拽上。”

“唉！混一天少两晌，慢慢地熬吧。”

平民百姓就是这样战战兢兢，艰苦度日。但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，照旧吃喝不愁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。远的不提，就说坐落在屯南的陈家大院吧，在八里屯人们的眼里，从前些年的东北张大帅，到现在的满洲国，陈家不但没受到什么影响和伤害，家业反而像滚雪球似的，越来越大，简直成了不倒翁。





“咱们连张嘴都糊弄不饱，我听说陈家大院的劳斤，那黏豆包可劲儿造。”“人家那么有钱还差口吃的？该说不说，大院的老掌柜对下人还是不错啊。”

“他家的二小子初六娶媳妇，你不去随份儿礼？”

“我是阎王爷甩袖子，子儿没有，拿啥儿随呀？”

“没钱，咱帮打个下手儿，混个吃喝不说，还落个人情。”

“中，到时候你喊我一声，咱们一块儿去。”

这日，云淡天高，艳阳普照，陈家大院，里里外外，张灯结彩，十分热闹。

大门洞开，门外两侧空地对搭彩棚，棚内又对坐着两拨鼓乐班子，吹的都是欢快的曲子。

门楼两边垂挂着硕大的红绸花，虽是白天，但与左右象征着六六大顺的六盏大红灯笼交相辉映，显得格外喜庆。

人们出出入入，熙熙攘攘，贺喜声、问候声、嬉笑嗔骂声、不绝于耳。

陈家的大少爷，新郎的哥哥陈立全，率几个人在大门外迎接客人。他年方二十五六岁，高挑个儿，白脸膛，留着分头，上身着对襟绸衣，下边是扎着腿带的缎子裤，敞口布鞋，白袜子，看上去干净利落。

“哎呀，老刘大叔，你老身子还这么硬实，快，来人，搀着大叔……”

“大全，你爹他……”

“他老人家刚才还念叨你呢，在上房等着你呢。”

“好好……”

“里边请，里边请……”

陈立全满面笑容，对重要客人，免不了寒暄几句，让人前引进院。平常人，他拱拱手，说上一两句话，也算尽到礼数了。

院内气氛更热烈了，上屋和东西厢房已摆上炕桌和八仙桌，能上去台面的人自然在屋里。其他人在外边，院子支起三四十张桌子，每张桌子摆有四个碟子，里面散放着香烟、瓜子、花生和糖块。早来的寻到位置坐下，抽着烟嚼着糖，闲聊着，耐心地等待开席。

灶房里打下手的人，手托方盘，在人群中左躲右闪穿梭着，不时地喊着：“借光，借光，油着，油着……”

陈家的一家之主，老掌柜陈福，五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身子不胖，给人一种短小精悍的感觉，尤其那双小眼睛，隐着机敏和狡诈，还伴有少许的寒冷。平时从没个笑脸，但今天是春风满面，精神焕发。在他身边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她是陈福的老伴儿。

“老哥哥，老嫂子，你家又添人进口，我给你道喜了。”

陈福和老伴儿忙回应着：“同喜，同喜……”

“老爷子，人丁兴旺，二全娶了媳妇，你老就更增福增寿啦！”

陈福乐得合不上嘴，熟悉陈福的人都知道，他最喜欢听这样的喜嗑。

老伴儿笑问：“他叔儿，咋一个人来的，你媳妇呢？”

“早来了，在后院帮厨呢。”

“是吗？瞧我这眼神……”

旁边两张长条桌前，坐着六个写礼单的人，有钱的上过礼，名字被录在大红纸上。囊中羞涩，拿不出钱的，来帮个人场，陈家也不怪，照样款待。

还有几个人在门槛里铺放上红毡、炭火盆、马鞍子，这是新人下轿后必须走过和跨过的几道程序，表示以后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西厢房那边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笑声，人们望去，只见几个姑娘聚在一堆，低声悄语，叽叽咯咯笑成一团，其中一个梳长辫子的姑娘笑得最响。她十七八岁，身材苗条，瓜子脸，浓眉大眼，不但穿戴出众，长相也是那姑娘群里最漂亮的。她是陈福的三闺女，也是唯一的女儿，名叫陈玉玲。

陈福瞥看几眼，眉头轻皱了皱，别人看不出，玲子妈能觉察出他的不快，忙走过去说：“玲子，姑娘家稳当点……”

玲子笑说：“妈，我二哥结婚，人家乐还不行啊，你管得也太宽了。”

玲子妈嗔怪说：“谁说不让你乐呵了？你不会小点声啊，你爹听见了，又得骂你。”

玲子撅嘴说：“骂就骂呗，谁让他不叫我去接亲了。”

玲子妈突点下女儿的头说：“你要是稳当点，你爹能不让你去？”

按理说，小姑子正应该去接新婚的嫂子，玲子也张罗了好几天，并经心地准备了一番，可陈福不同意，老伴儿说情也不行。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，从小被宠爱得调皮任性，快言快语，若是到了新娘子家，口无遮拦，生出事端，岂不有失脸面。

玲子妈轻拍女儿一下说：“都这么大了，还不听话，看你以后咋找婆家……”

“妈，瞧你说啥呢。”

“你也老大不了，给你二哥办完，就得张罗你的……”

“我才不找呢……”玲子脸红红的，扯着伙伴，嬉笑着跑开了。

院外彩棚，两拨吹手暗自较上劲了，你吹《送情郎》，我吹《下花轿》，你声高，我声浪，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。

客来得差不多了，院里院外都是人。

陈福仰起脸看看日头，照时间算，接亲的车该回来了，怎么还不见动静呢？他知道大成已在屯外安排了人，瞧着大车影儿，马上放几个二踢脚，给大院报个信。

“叔，侄儿给您老贺喜了。”

陈福垂下眼帘，寻看着。

“叔，我是长贵，长贵呀。”

陈福心不在焉地点下头说：“噢，长贵啊……”

这个叫长贵的人姓赵，是屯里出了名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的二流子。爹妈死得早，他又不争气，二十七八岁了还是个光棍。不过这小子油腔滑调，嘴巴甜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不请他，他也必到。若有热闹的场所，数他嗓门最高，好像缺了他不行似的。其实人们都不愿理睬他，看他不顺眼，骂他一句或踢他一脚，他也不在乎。大院办喜事，他早就来了，见陈福周围人多，没他说话的份儿，待人少了，他才凑上前，也想露露脸。

赵长贵躬着腰说：“叔，你看我干点啥好？”



陈福一时还真不知该怎么分配他了。

玲子妈说话了：“长贵啊，啥儿也不用你干，你就等着开席吧。”

旁边有人叫赵长贵的外号说：“二扁头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人，是吃啥儿啥儿不剩，干啥儿啥儿不行，我说你就别在这儿磨叽了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！”

赵长贵最奇特的是他的小脑袋，前后宽，左右扁，所以人们都叫他二扁头，时间长了，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大名了。

二扁头翻了翻眼珠说：“你说那叫啥话，我这不是跟老爷子唠嗑呢。”

那人说：“你小子也分不出个眉眼高低，走，跟我去后院搬凳子。”

“叔，我干活儿去了。”二扁头趁机下台阶，随那人走了。

灶房开始往桌上摆冷荤和凉菜，陈家从县里饭馆请来的大师傅，盘子心放的是胡萝卜雕花，煞是好看。

不少人都把眼睛转向桌面，尤其小孩围着桌子转来转去，馋得流下口水，要不是有大人拽着，早抓起来塞到口里了。

玲子妈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小声嘀咕：“这都快晌午歪了，咋还没回来啊，二全这孩子干啥事儿都不紧不慢的。”

陈福心里着急，表面不能露声色。新娘子家在火棚沟，离八里屯不到三十里，大车起早走的，就是人走也该打个来回了。按山里规矩，明媒正娶的头婚，应在中午前举行完仪式。否则就太不吉利了。

玲子妈担忧地说：“他爹，会不会老孙家嚼牙，难为咱家二小子啊？”

陈福摇头说：“你想哪儿去了，那老孙家是正经八百的过日子人家，我还能看走眼？”

玲子妈说：“我觉得也不该呀，咱家过的礼可不算少，再说秀英去接亲，有些话她也能唠开啊。”

秀英是大全的媳妇，手巧心灵，颇受公婆看重。

陈福说：“你别瞎寻思了。”

玲子妈不言语了。

陈福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玲子还是闺字号。儿子的对象都是他亲自看定的，在儿子长成大小伙子时，好多媒婆主动来到大院，搅动三寸不烂之舌，但任她们说得天花乱坠，陈福也不动心思，他不是自恃财大气粗，而是有自己的主见，他对亲家不求门当户对，只要姑娘贤惠，孝顺老人，至于家境他不在意，陈家不缺钱财，倘若真娶个败家的媳妇，守不住家业，那才是愧对祖宗了。所以他对儿媳妇可谓是百里挑一，严格把关。大儿媳妇已进家门了，居家过日子是把好手，人见人夸。今天娶的二儿媳妇，也是他挑选的，前些年，他去山里做买卖，走亲戚，常在孙家歇息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，他注意上孙家姑娘，不说模样，单说那性格，稳重、爽快。每每见了陈福，喊声大爷儿，送过茶水，低头一笑走开了。一次，和姑娘爹的喝酒，陈福提起这桩亲事……

陈立全从院外进来，走到父亲面前，轻声说：“爹，这都啥时候了……可别出啥事呀，我这眼皮咋总跳呢。”

陈福不悦地说：“臭嘴！我给你一撇子。”

玲子妈忙问：“哪个眼皮跳？”

陈立全没出声。

玲子妈默念说：“跳财跳财说说就来，跳祸跳祸说说就破。”

陈福把烟袋锅往凳子腿磕打两下说：“老崩儿，你在哪儿叨咕啥呢？”

玲子妈嗫嚅着说：“我……我没叨咕啥呀！”

陈立全嘟囔说：“我说派几个炮手跟二全去，你老偏不让，这要是半道碰见胡子……”

陈福说：“你能不能少说那没影儿的话，噢，去一帮提刀拿枪的，这是去接亲还是去抢亲啊？你让人家老孙家咋看咱们家呀？”

“我不是怕……”

“上一边去！”

陈福虽喝止了儿子，但心里着实一沉，他也曾动过那个念头，又一想，去火棚沟都是大道，路边屯子一个连着一个，胡子很少到这地方来。再说附近几个缙子都知道陈家大院，或多或少也给几分面子。另外缙子也有“七不夺八不抢”的规矩，对婚丧嫁娶的人家绝不会骚扰的。

人们等得真是不耐烦了，不时地交头接耳议论着。

陈福吩咐说：“打发人上屯外看看。”

陈立全说：“去好几个人了……也没个动静。”

“你不会让人往远处接一接呀？”

陈立全应了一声，喊说：“黑头……”

一个虎背熊腰的黑脸汉子，从人群中挤过来问：“少东家，啥事儿？”

“你麻溜骑马去趟火棚沟。”

“好嘞。”黑头转身欲去后院牵马。

这时，大门口传来马蹄声和杂乱的人吵声：“闪开，闪开，快闪开……”

“你不是跟着接亲去了吗？咋一个人回来了，那新亲大车呢？”

“出事了……”

“啊，出啥事了？”

“你别黏牙了，老掌柜呢？老掌柜在哪儿呀？”

“在院里呢，快，大伙儿让开道……”

那人下了马，踉踉跄跄跑到陈福面前扑通跪倒，带着哭腔大喊说：“老掌柜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……”

陈福怔然地看着，一时间也蒙了。

陈立全预感出不妙，心头一缩，急切地问：“啥事儿？你说，你快点说话呀！”

院外喇叭声声。

陈立全恼怒地喊说：“告诉他们，别他妈的吹了！”

有人跑出去喊：“别吹了，东家不让吹了。”

鼓乐手停下了。

陈立全催促说：“说呀，你连话也不会说了……”

那人说：“我……我们让小日本鬼子给劫了……”



人们大惊失色。

陈福手里的烟袋抖个不停，腿一软，瘫坐在椅子上。

玲子妈险些晕过去，多亏女儿在后面扶住她。

满院子人呼啦地都围上来。

那人断断续续地讲着……

大道上，陈家的人已从火棚沟顺利接到了新娘子。

道两边的田野里，嫩绿的青苗，已长出尺把高，铲二遍地的人们，都拄着锄头或停下犁，向新亲车队张望，也有逗趣的，免不了喊上几声。

“这是哪儿个屯娶亲啊？”

“八里屯的……”

“八里屯谁家呀？”

“陈家大院……”

“噢，怪不得这么气派啊！”

大院共来了六挂大车，每挂车套三匹马，每匹马头都扎朵红花，就连车老板子的鞭杆也拴上红绸布。车上先垫层厚厚的稻草，再铺上棉被，松软软的，人坐在上面，一点也不颠簸。

头车坐的是鼓乐手，从一进火棚沟就开始吹，这一路不能断声，一直吹到新娘子在大院下车。

第二车是主车，也叫花车。别车都是敞座，唯独这挂车用红绸布搭成篷架，前面放下轿帘，新娘子蒙着红盖头盘腿坐在里面。左车辕子坐的是娘家送亲婆，右车辕子坐着从大院来的接亲婆，两个女人都在五十来岁，不但模样周正，还得会说会道，专门服侍新娘子。车老板与别车也有不同，在回去的路上，他要步行牵着里套马的笼头，以防马惊出现闪失，虽说辛苦，但这都是东家指定的老车把势。

新娘子陪嫁东西装有半车，无外乎一对箱子、被褥、脸盆和包袱里包的姑娘喜欢的小玩意儿。

其余接亲和送亲的人，混坐在后面大车上，相互即便不认识，也无话找话闲聊着，间或讲个粗俗的小笑话，引来一阵阵哄笑。

新郎官陈占全，骑着一匹枣红马，伴走在花车旁边。他今年刚满二十三岁，中等个头，四方脸，白白净净，眼睛深处略隐忧郁，但挺有神儿。头戴一顶棕色礼帽，身着天蓝色暗花长衫，料子裤，黑皮鞋，白丝袜，胸前交叉披挂着红花。

人生四大喜，第一件喜事儿，就是洞房花烛夜。

陈占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他似乎觉得天比往日高，地比往日阔，就连太阳也比往日温暖了许多。同时他也由衷地信服父亲，若不是他老人家执意坚持，恐怕这门亲事……

半年前，父亲对他说起相亲的事，不是问他同意与否，只是告诉他一声而已。在父亲看来，儿女的婚娶就两个字：顺从！

陈占全未觉得意外，妹妹玲子早就探得到这个消息，并经常以此戏逗他，说二哥做梦都想媳妇。陈占全最喜欢这个妹妹，也最怕这个妹妹，不是别的，就妹妹那

调皮的天性和那张厉害的嘴，每每闹将起来，吃亏的注定是他。

“二哥，你说我这个二嫂长得啥样？说不定也和大嫂似的，都是个俏皮人啊。”

都说小姑不贤，可玲子与嫂子处得如姐妹一般，这也与大院的家风有关。

“二哥，爹领你去相看，你可要睁大眼睛，别娶回个麻子脸。”玲子无故担忧起来，说完又咯咯地笑开了。

陈占全性格有些内向，脸红红地说：“我才不去呢……”

玲子忍住笑说：“你不想找媳妇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自己找。”

陈占全读过几年私塾，特别爱看书，他专程去县城买过书。山里虽然偏僻，他也听说外面有正规的国立学校，他想去就读，父亲不同意，说他能看懂书信，将来接下大院的账目，那私塾就没算白读。为此，他和父亲斗气好一阵子，母亲也帮他说过话，均未奏效。但父亲所说的“闲”书，他照读不误，书读多了，眼界自然开阔，当然也就崇尚自由婚姻。

玲子吃惊地看着哥哥，他知道哥哥是个有主意的人，但在这件事上，她不相信哥哥能越过父亲。

果不其然，在父亲说到亲事，没等陈占全含糊不清说出什么，便遭到父亲的责骂：“混账东西，翅膀硬了？自古以来，这婚事都得由父母做主，你都多大了，还没个正事儿，一天捧个书本，看啊，看啊，那能看出啥名堂？是能当饭啊，还是能当钱花？”

陈占全不敢正视父亲，小声说：“我也没说不成家，那再等两年还不行啊。”

陈福端着烟袋，头不抬眼不睁地说：“等啥？你能等，那姑娘都十九了，能等得起吗？再说了，媳妇早进门，家里也多个帮手。”

玲子妈在旁边也说：“二全啊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听妈的话，早生儿子早得济呀。”

“妈，那娶媳妇是一辈子的事，我也不能稀里糊涂的……”

陈福哼了一声说：“你当我老了？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！我不能胡乱地给你找一个，我早就找人批过你俩的八字了，啥毛病也不犯，你觉得你念过两天书了不得了，你爹我睡觉都比你明白。”

玲子妈附和说：“是呀，你嫂子不就是你爹定的吗，你看你哥两口子过得多好啊，听你爹的，差不了。”

陈占全说：“像我嫂子敢情好，要是娶个……”

玲子妈笑说：“儿子，妈知道你的心思，咱们不能剃筐里就是菜，这姑娘可好了，炕上地上的活儿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听说用不上小半晌就能做件棉袄。”

陈占全嘟囔说：“反正我看不中，我就不干。”

陈福横来一眼，骂说：“王八羔子，还反了你呢！”

玲子妈见状，忙说：“他爹，你别沾火就着，孩子的话不是不在理儿，成不成相看后再说呗，咱二全人长得溜直儿，又识文断字，找啥样的姑娘找不着啊。”

陈福说：“你这老蒯呀，就能惯孩子。这个家要是你当啊，非乱套不可。”

玲子妈不敢过于与丈夫争执，便推了二全一下说：“回你屋去，不懂事，这么



大了还惹你爹生气……”

陈福在大院是说一不二，但也不是不通情达理，他对自己这两个儿子是十分了解的，大儿子虽脾气暴躁些，可唯父命是从；二儿子貌视老实，性情却倔犟，他要是不认可的事，真硬拧着也不好办，唉！这也许是从小太偏疼他了。

玲子妈背着儿子，自然是帮着儿子说话，她劝丈夫找机会让儿子与女方见上一面。

陈福长叹一声不言语了，这就是默认了。

浙日，陈福带二全去山里木帮，说是谈生意让二全记账，回来时路过火棚沟，自然要在亲家歇息一下。按山里规矩，新人不到大婚日子是不兴见面的，陈福不得已才找了这么个借口。

孙家见姑爷儿来了，好个欢喜，说实的，孙家姑娘也是夜思日盼想看看自己的女婿长相如何，只是碍于面子，开不了口。

老丈母娘杀了两只母鸡，围二全前后左右，问寒问暖，见二全长得一表人才，又有礼貌，乐得合不拢嘴了。

陈福和亲家唠扯一阵，顺嘴问：“孩子都出去了？”

那亲家也是脑瓜儿灵活的人，立刻领会陈福的意思，忙说：“瞧我光顾唠嗑了，老婆子，快上后屋把桂花叫来。”

亲家母应声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门外传来轻盈的脚步声，桂花随母亲进来。

陈占全心里一阵紧张，毕竟这是头一次看媳妇，她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低着头，飞快地向桂花瞥了一眼，也就这一眼便让他终生难忘。后来每当回想起来，他不敢说桂花有多么漂亮，但绝对是一个山里少见的容貌周正的姑娘。

桂花已听母亲说即将嫁给的人来了，她面如桃花，低眉垂眼，但还是款款地走到陈福面前，轻声说：“大爷儿来了。”

陈福说：“丫头，干啥儿呢？”

“没干啥儿。”

亲家母说：“闺女，快给你大爷儿和你二哥倒水。”

桂花转身欲去。

桂花妈吩咐说：“冲两碗白糖水，糖罐子在箱盖上呢。”

陈福忙说：“我喝不惯那玩意。”

桂花爹说：“你大爷儿愿意喝茶，去，先沏壶茶水。”

桂花妈出去张罗饭菜。

桂花可真够实在了，给二全端来一大碗糖水，柔声地说：“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喝口水吧。”

陈占全似乎从未喝过这么甜的水，简直比蜜还甜。人都说男女相爱，多是一见钟情，以前陈占全只在书中看过，不相信现实有这样的事情，今天见到桂花，得以验证。所以，自火棚沟回来后，陈占全再也不提晚几年找对象的事了，反之，心中倒有了一种企盼，盼着父亲定下的那个日子早早到来。

而今，在这个美梦成真的大婚日子，陈占全能不高兴？

“二全，骑马累了吧？到车上歇一歇吧！”说这话的是嫂子秀英。

“不，嫂子，我不累。”

秀英也是个性格开朗的人，笑着说：“你不用守在轿旁边，媳妇已娶到家了，她飞不了啦。”

陈占全脸腾地红了，说：“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车上几个女人趁机起哄，逗趣说：“是啊，这离天黑还有好几个时辰呢，咋的，着急了？别急，等入了洞房，才看你的能耐呢。”

“二全啊，用不用姐儿教教你呀？你姐是过来的人，啥招儿都会。”

“这男女间的事还用学？只要抹下脸，敢上手……哈哈……”

陈占全别过脸，欲提马走开。

秀英忙打圆场说：“我们家二全还没拜堂呢，你们别拉犊了，看，把二全逗得都抹不开了。”

天气热，篷车里的桂花已悄悄地拿下盖头，听了外面那些话，她脖子根都红透了，尤其听到二全支支吾吾，她心里暗暗窃笑，此时，她特别想看看他的窘态，想到这儿，她把挡帘挑开条缝儿，偷眼往外瞧……

恰在这时，陈占全扭过头，见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正注视着他，心头一热，下意识地笑了笑。

桂花像触了电似的缩回身，忙把盖头蒙在桃花面上。

陈占全从心里往外喜欢上这个姑娘，不单因为她貌美，就其性情，虽说接触时间很短，他感觉她善解人意，通情达理。在来时的路上，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，不是别的，他特别打怵的是到了女方家那些烦琐的程序和礼节。在屯子里，他见过类似的场面，娘家人把接亲的新郎捉弄得晕头转向，刁钻的甚至把新郎难为得哭的心都有。孙家的人会不会这样呢？桂花能不能生出什么事端？

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

孙家把嫁姑娘当成头等大事，屋里屋外摆上酒席，待姑娘走后，好招待前来贺喜的老亲少友。

陈占全来到上房，几个小姑娘象征性地挤住门，陈占全塞进红包，门便开了，陈占全见过岳父岳母，又被簇拥到桂花屋前，他神情慌乱，手足失措，多亏送亲婆指点着，使他顺利地把新娘接上车。回来的路上，送亲婆悄声对他道出实情，原来这都是桂花事先安排的，她不让家里人和儿时的伙伴为难二全，她说若是二全出了丑，她心里会不好受的。有人羞臊说她，还没过门就心疼上女婿了。桂花争辩说，她是想婚事办得顺顺当当，那样今后的日子才能过得顺心顺意。

送亲婆说：“姑爷儿，你能娶上我们桂花这样的媳妇，真是烧高香了。”

接亲婆不示弱地说：“好马配好鞍，俺们二全也是百里挑一的人啊。”

送亲婆笑说：“是啊，要不咋说这小两口是天造一对，地配一双呢。”

陈占全不置可否，会心地笑了。他抬头看看暖洋洋的太阳，从衣兜掏出怀表，刚好九点半，过了前面的小茶棚，还有几里地就到家了。

小茶棚，因这里开有一家小饭馆和一家小茶馆而得名，路过的人，常在这儿打尖或歇息。



接亲主事的也叫执客先生，他坐在头车忙提起精神，大凡到了这儿比较热闹的地方，常有一些无赖、二流子，拦车讨喜钱，碰上了便赏几吊，一是图个吉利，二也省得浪费时间。

果然，前边路上出现了几个人。

执客先生叫大车放慢速度，他做好下车的准备，待车到眼前，他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……

原来是五六个日本兵，为首的那人挎着王八盒子，手提战刀，看样子是个曹长。只见他们勾肩搭背，敞胸裂怀，东倒西歪，摇摇晃晃，显然是刚在小酒馆里喝完酒出来。

执客先生回头示意车靠边停下，吹鼓手也都住了口，这几年日本人在山里不少见，但像眼前烂醉如泥的还未碰到过。

日本兵走过来，他们吼叫着，狂笑着，还有一个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日本歌。当看到红篷顶的车，一时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。

车上的人心都悬起来了，谁都不敢出声，女人把脸扭向一边，胆小的将头掩在男人身后。

陈占全骑在马上，冷冷地注视着日本兵，他从书本中得知，日本人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倭寇，所以打心眼儿讨厌他们。

执客先生多少见过一些世面，他知道不能再停留下去，忙走过去，掏出包香烟，塞到那个曹长手中，点头哈腰说：“皇军，辛苦辛苦，来，抽支烟解解乏。”

曹长眼珠转动得都不太灵便了，冲执客先生脸上直喷酒气，嘴嘟囔一句。

执客先生听不明白日本话，但还是连连地应承说：“是，是，皇军辛苦，皇军辛苦……”

有个日本兵借着酒胆，上曹长手里来抓烟。

曹长回手给小兵一个大嘴巴，骂说：“八格牙鲁……”

那小兵被打得原地转了一圈，手捂着腮，不敢出声。

执客先生一惊，忙又掏出几包烟，挨个往日本兵手里塞，说：“这烟卷有的是，来，一人一盒……”

曹长脸上有点笑模样了，摆摆手说：“吆西吆西，开路开路……”

执客先生听说让走，忙冲头车打个手势，又对那曹长稍施一礼，说：“皇军忙着，咱们回见回见……”

车队启动，人们随之松了一口气。

陈占全心中的喜悦，被日本人冲淡了几分。他和山里的百姓一样，弄不清的是，这满洲国的皇帝怎么那么怕日本人，那日本人又凭什么在中国横行霸道，连国兵见了都绕开走，难道说中国人真这么软弱，甘心受辱……

突听后面传来几声吼叫声。

陈占全回头一看，心不禁咯噔一下。

那个曹长率兵复追上来。

执客先生暗自叫苦，催促打马快跑，可还未等车老板扬起鞭子，日兵已跑到近前，并用枪顶住车上的人。

车队不得已地停下了。

执客先生跳下车，说话都结巴了：“皇……皇军，有……有啥事儿，噢，还……还想要烟啊？我这儿有，我这儿还有。”

曹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：“你们什么的干活？”

“干活儿？”执客先生一愣，说：“我们啥活儿也没干啊。”

曹长又重复一遍。

执客先生似乎明白了，忙说：“皇军是问我们干啥的吧？噢，我们是八里屯的，八里屯知道吧？前边不远就到了。”

车上的人比刚才更害怕了，其中有两个孩子，吓得哭扑在大人怀里。

曹长指着篷车，不怀好意地问：“花姑娘的有……”

执客先生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他常去县城，知道日本兵见了女人如狼似虎，他不敢正面回答，忙岔开话头说：“皇军是不是想喝酒啊？这好说，你们上车，到了咱们陈家大院，有的是好酒好菜，来，我这就给你们腾出挂大车，天不早了，咱抓紧赶路。”

曹长不但不听，反用手一推，把执客先生搡个趔趄。

篷车内的桂花，听到外面的吵嚷声，心怦怦地狂跳。

车辕两边的接亲婆和送亲婆，往里挪动一下，用身子挡住缝隙，生怕日本人看见篷内的桂花。

陈占全沉不住气了，下马过来说：“这青天白日的，你们拦住我们的大车，到底想干啥儿？”

秀英也气不过地说：“就是嘛，这酒喝人肚子还喝狗肚子里了……二全，别搭理他们，咱们走……”

“你的什么人？”曹长审视着，从这话看，他还没完全失去理智。

“我是谁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他是我们陈家大院的二少爷。”执客先生急出一脑门的汗，也忘了眼前的曹长听不懂中国话了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皇军，我们陈家大院的老掌柜，那可是个有名号的人啊，咱们这儿没有不认识他的，就连县上……”

陈占全也是年轻气盛，上来倔劲说：“咱走咱们的，别理他们……还歇啥呀，赶车走啊。”

大车刚要动。

曹长一挥手，日本兵横在车前。

陈占全气愤地说：“你们……”

一日本兵抽冷打来一拳。

陈占全险些跌倒，鼻子流出了血。

“二全……”秀英喊着欲下车，被旁边人拽住。

桂花在车里听得清清的，她一阵战栗，既为自己，更多的是为二全担心。

陈占全欲往前上。

执客先生抱住二全说：“二少爷，你……你犯糊啊，大喜的日子，咱们可不能硬磕硬呀，你靠后，我答对他们……你们大伙儿在哪儿发啥愣啊？还不把二少爷拽



回去。”

车上跳下几个人，扶扯着二全。

秀英忙掏出手绢，一边给二全擦指脸上的血，一边恨恨地说：“这小日本子也太蝎虎了，两句话不来咋就动手打上人啦……”

执客先生忙不迭地对曹长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地说：“皇军，年轻人脾气冲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……我给你赔不是了……”

曹长狞笑着说：“你们的开路，花姑娘的留下……”

这话犹如晴天霹雳，震得在场的人张开嘴巴，气都不敢喘了。

曹长伸手来扯篷帘。

送亲婆推拒着，哀求说：“老总，使不得呀，俺这是黄花大闺女，老总，俺求你了，俺给你磕两个响头还不行吗……”

执客先生扯住曹长的衣袖喊说：“皇军，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，这是陈家大院的新媳妇，那陈家的老掌柜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啊……”

曹长一脚踢倒执客先生，拔出战刀，抵在他胸前说：“你的死啦死啦的……”

执客先生坐在地上，面无血色，只有哀鸣的份了。

接亲婆和送亲婆被吓得出溜到车下。

曹长一把扯下篷帘布。

桂花浑身哆嗦着，双手紧按盖头，仿佛遮住脸，便能保住了自己的一切。

曹长用战刀挑开那红红的盖头。

桂花尖声地叫起来……

陈占全见心上人要受到凌辱，他不顾自己身单力薄，冲上来与日本兵厮打在一起……

秀英也想上前，但被几个女人拉住，气得她跳着脚骂说：“小日本儿，你们放开桂花，放开二全，你们这样做不得好死……”

其他的人都心急如焚，不敢靠前，胆小的溜下车跑了。

曹长淫荡的邪光，像毒蛇芯子似的，在桂花惊恐而又俊俏的脸儿，舔来舔去，最后定在鼓鼓溜溜的胸上，体内的酒精和兽欲交织在一起，升腾着，膨胀着，恨不得即刻把这个美人压在身下……

桂花也是个有些力气的山里姑娘，她用脚使劲蹬开抓扯她的那双手，从右车辕跳下去，撒开腿就跑。

曹长见到了口的肥肉没吃着，气急败坏，绕开马车，追赶过去……

车上车下，大人喊，小孩叫，一片混乱。

桂花本想奔人多的地方跑，见曹长从后面兜上来，她慌不择路，跳进路边的沟里，但没跑几步，被石头绊住脚，“扑通”摔在地上，她挣扎着，没等爬起来……

曹长已赶到了，饿虎扑食地压下来。

桂花凄厉地喊叫：“救命啊，爹呀，妈呀，救命啊……”

陈占全听到桂花的喊声，心如刀绞，他说不上哪来的力气，连着抡倒两个日兵，从一个吹手中抢下个大铜喇叭，挥舞着，大骂说：“小鬼子，我操你八辈祖宗，我跟你们拼了……”

一日兵追上去，用枪托照陈占全后脑勺，狠狠地砸了一下。

陈占全身子晃了晃，“哼”的一声倒在地上，喇叭甩出老远。

秀英扑上前，抱住小叔子，哭喊着：“二全，你醒醒啊，二全，你可别吓唬嫂子啊……”

陈占全脑后都是血，昏过去了。

秀英手捂着那流血的地方，哭泣说：“二全啊，二全，你挺住啊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咋有脸回去见咱爹咱妈呀，二全……”

人们呼啦地围上来。

日本兵吓得倒退几步，端起大枪。

人们又退了回去。

沟里，桂花的喊声也越来越弱。

曹长骑在桂花身上，撕开了桂花的前衣襟，当看见白白的胸窝，他的血液加速了流动，俯身将那肮脏的嘴脸凑上去。

桂花的嗓子已喊哑了，不，她已无力再喊了，她要留下最后一丝力气与恶狼搏斗。作为闺字号的姑娘，她知道贞洁就是生命，假如真让这只恶狼得逞，那她不但愧对即将成亲的丈夫，自己也无颜活在人世，今天只有豁出命了，想到这儿，她张开五指照那挨近的脸，狠狠地挠了下去。

曹长脸上隆起五道血痕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不得已挺起身子。

桂花趁这工夫抽回腿，猛地一脚，蹬在曹长的小腹部。

曹长捂着下体，号叫着，翻倒在一边。

桂花也真够强壮的了，她一骨碌爬起来，向远处跑去。

曹长的脸都扭变形了，他跪伏着，瞪看着，蓦地，他凶狠地掏出枪，对准桂花的背影扣动了扳机。

大道上的人们，听到枪响，都拥向沟边，恐惧地张望。

只见桂花苗条的身子，如树叶一样，轻轻地飘扬几下，落在地上……

秀英放下二全，撕人心肺地大喊：“桂花……”

人们再也抑不住愤怒，齐拥上来。

日本兵慌了，冲天连开数枪。

这时，曹长躬着腰上来了，挥动手枪喊着：“满洲人坏了坏了的，统统地死啦死啦的……”

双方怒视着，对峙着。

曹长及日兵的酒也似乎醒了几分，看出了被打死打伤这一男一女是新婚夫妇。不知是尚存的一点点良心发现，还是觉得事情确实闹大了，反正没有再开枪，相互间嘀咕几句，扬长而去。

人们呼天抢地向桂花跑去。

桂花身子流出的血，把地都染红了，两只眼睛瞪睁着，死不瞑目。

送亲婆抚摸着桂花脸，哭诉说：“桂花呀，桂花，这刚离开你爹妈多大一会儿，你就……我的天啊，你可叫我咋去对你爹妈说呀……”

秀英握住桂花微微还有些发暖的手，早已泣不成声了。

